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續紅樓夢
第十回 艱子嗣平兒禱神明 滯婚姻賈環對父母

說話劉姥姥將笑話說完，招的滿席上並伺候的丫頭們都哈哈大笑起來，湘雲向探春笑道：「三姐姐，你聽姥姥的笑話兒，他竟是編排你的呢。」探春聽了也就笑道：「姥姥的笑話說的妙啊，你自己說罷，該罰多少酒？侍書，拿個大杯來。」只聽侍書答應而去。劉姥姥著了忙，笑夾道：「姑奶奶，我這說的原是一個舊有現成的笑話兒，並不是我肚裡新編出來的，那裡我就敢編排姑奶奶呢？」探春笑道：「俗語說的好，當著婁子不說短話，姥姥為什麼盡自只說三姑娘呢？」劉姥姥笑道：「姑奶奶，人家現成的笑話兒上原是三位姑爺、三位姑娘，你可教我怎麼私自加減呢？」探春又笑道：「說現成的笑話兒原也不必加減，只是姥姥也該變通變通，或是說大姑爺說不上來，或是說二姑爺說不上來皆都使得，怎麼單單的就該說是三姑爺說不上來呢？」這一席話分明是探春的強詞，無如劉姥姥是個鄉下人，一時擺佈不開，只得答道：「姑奶奶，這難了我，要說大姑爺說不上來，難道不怕那大姑奶奶疑心？若要說二姑爺說不上來，難道又不怕薛二姑奶奶嗔怪麼？」岫煙、寶琴二人聽了，一齊笑道：「怪道呢，姥姥的笑話兒才都是耍笑我們的麼！這越發該罰了。」探春笑道：「你們聽聽，說了大姑爺、二姑爺怕你們兩人疑心嗔怪，這可不是單單兒的糟蹋我呢麼！」劉姥姥聽了無可對答，著了急，用手將自己的嘴打了一下子，笑道：「姑奶奶們，我只顧說笑話，惟恐說的眾人不笑了要加倍罰我酒，那裡還有什麼別的心眼兒想起這些忌諱來呢？好姑奶奶們，你們也不用罰我，就把我擲出來的罰杯，我自己吃了也就是了。」

湘雲聽了忙向探春丟了個眼色，笑道：「三姐姐，就是這樣罷。」

姥姥你才擲的是『妓女古墓揮拳』，妓女雖屬下賤，到底也是女流，那有揮拳之理，況在古墓猶屬不通，本就該罰五大杯。

況且說的笑話又傷了人，再加一倍也就是了。翠縷斟十杯酒來。」翠縷答應了一聲，轉身用一個茶盤托了十杯酒來放在席上。湘雲便端起一杯來，放在劉姥姥的唇邊，劉姥姥只得一揚脖兒喝了。湘雲忙又端起一杯來，劉姥姥笑道：「好姑奶奶，讓我歇歇，慢慢的吃罷。」探春便用筷子夾了一塊糟魚，喂到劉姥姥嘴裡。劉姥姥只得嚼了一嚼咽了下去。湘雲端著酒，又放在劉姥姥的唇邊，劉姥姥推辭不過，只得又喝了。寶琴也夾了一塊鵝掌來喂他。

話休煩絮，湘雲一鼓氣兒端著酒來喂，鬧的劉姥姥一來推辭不開，二來也喝順了嘴，不知不覺竟將十杯酒全數吃了。只因吃緊了，嗆的咳嗽起來。巧姐便在他脊背上替他捶打。翠縷撤去杯盤，劉姥姥這才覺得有些兒醉上來了。忽見侍書取了個瑪瑙海子來，劉姥姥見了，忙接在手中看了一眼，笑道：「這個杯子很像當日在櫳翠庵喝茶的那個杯子的樣兒，姑娘你拿這個給我斟一杯茶來罷。」探春笑道：「姥姥，我也不敢說罰你的話了，如今侍書取了海子來，我到底要敬你一杯才是。我想你才剛兒說的笑話，幸虧我出了嫁一年多了，臉皮兒也闊下來了，若像從前在家做女孩兒，教你方才這一路三姑爺怎樣丟丑、三姑娘怎樣發急，可教我還在這裡坐得住麼？」說的眾人又都大笑起來。

忽見尤氏、李紈二人走了進來，笑道：「你們做什麼玩呢？一會兒嘻嘻哈哈的一陣子，笑的這樣熱鬧，太太們說怕吵著小哥哥兒，打發我們倆人來申飭你們來了。」寶釵聽了信以為真，便道：「我說你們別太鬧的沒樣兒了，如今到底教外間太太們都聽見了！」湘雲道：「寶姐姐，你信他們的話呢，太太打發這邊的大嫂子來看，或者還在情理之中，怎麼好意思使喚起那邊的大嫂子來了呢？」尤氏笑道：「你真是個玻璃人兒，透極了。你卻不知道太太怕你這個大嫂子年輕臉軟，管不下你們來，說我老練些兒，所以才教我來管教你們來了。還說誰要不服我管，就教我把他撤倒打一頓巴掌呢。」探春笑道：「你們聽聽，把他就俊的！太太還打發他來管教我們來了。你管不成我們，只怕我們要把罰姥姥的這一大海子酒，倒要罰了你呢！」說著，便叫侍書斟一海子酒來。尤氏忙又笑道：「罷了，姑奶奶別胡鬧，我在外間吃的也不少了。你看我的臉紅的這個樣兒。我實告訴你們罷，二位太太和姨太太都吃多了酒，這會子害熱，都到抱廈底下散坐著風涼去了。我們兩人聽見你們裡間笑的很熱鬧，所以我們也進來聽一聽兒，你們到底一陣一陣笑的是什麼？」巧姐笑道：「大娘，我告訴你，我乾媽說了個笑話兒，我姑媽說他不該說三姑娘來，所以要罰我乾媽酒呢。」李紈笑道：

「噯，到底什麼笑話上有個三姑娘呢？」劉姥姥便拉了他二人的手，笑道：「二位奶奶坐下，我告訴你們這個笑話兒，求二位奶奶替我評一評這個理，看該罰不該罰呢？」

尤氏、李紈聽了，便坐在劉姥姥的身旁。劉姥姥遂將方才的笑話兒又述說了一遍。尤氏、李紈也都大笑起來。李紈笑道：

「姥姥，據我公道說來，罰姥姥一海子酒也不為多。」劉姥姥道：「噯，我的大奶奶，才剛兒史大姑奶奶已經灌了我十杯子，這會子又罰我這一大海子，那我就實在要醉死了呢！」尤氏笑道：「姥姥你聽我說個公道話罷，我們三姑娘的性脾兒姥姥也是知道的，小小兒在家就好強臉熱，如今這一位三姑爺又是個文武全才的人兒，你把人家比成笑話上的傻女婿了，怨得他要罰你呢。依我調停，這一海子酒你吃一半兒，我們妯娌倆替你吃一半兒好不好呢？」劉姥姥又無言可對，只得應允。

探春遂命侍書滿斟了一大海子，送到劉姥姥面前。劉姥姥笑道：「這一傢伙可要追了我的命呢！」李紈聽了，忙取個杯子舀出了一杯遞與尤氏，自己又取了個杯子，也舀出一杯來。

原來這個瑪瑙酒海子是一塊整瑪瑙石根子雕出來的，外面明處盛酒有限，裡面暗處藏酒最多。劉姥姥見他二人舀出兩杯來，海子裡所剩的酒不過只有兩杯了，遂也不再分競。只見尤氏、李紈拿起杯來一飲而盡，向劉姥姥照杯告乾。劉姥姥只得端起海子來，喝了一氣子，瞧著乾了，放下酒又上來了。劉姥姥詫異道：「怎麼這個海子成了聚寶盆了，作的這樣有趣兒。我再喝你一氣子，看你還有沒有了？」此刻也不用人讓，端起來喝了一氣子，才在桌子上一放，酒又冒上來了。喜的劉姥姥拍手打掌的笑道：「真有趣兒極了！」湘雲便又慫恿道：「姥姥你再喝一氣子，比這個好看的玩意兒還在後頭呢。」劉姥姥不知是計，果真的端起來又喝了一氣子。放下海子，只覺頭暈目眩，扎掙不住，順跨兒就倒在炕上。寶釵忙把枕頭推了過來，湘雲便抽起劉姥姥的頭來替他枕上。

寶釵埋怨道：「都是三妹妹鬧的，人家說笑話兒又在裡頭挑眼兒，一陣子把姥姥灌醉了，過會子太太知道了還要說呢。」探春笑道：「都是雲兒攬掇的來，我也本來沒有留這些心。」湘雲笑道：「怎麼賴起我來了，難道瑪瑙酒海子也是我教人拿來的麼？我想太太知道了也沒什麼可說的，他各人嘴饞，要往醉裡喝罷了，難道牛不吃水強按得頭麼？」巧姐笑道：「不相干的，我乾媽那一遭兒來了沒有醉過呢，不過睡一會子也就好了。咱們何不也把殘席撤了去，大家都到抱廈底下和太太們說一回話兒去，這裡也讓我二孀娘躺著歇一歇兒，給我兄弟一口唾嚥吃。」尤氏笑道：「我的兒，你比我們還想的周到。明兒出了嫁，真趕得上你媽媽的腳蹤兒。」說的大家都笑了。

於是，丫頭們撤去了殘席。岫煙、寶琴、湘雲、探春四人往外邊去了，這裡寶釵也隨便躺下。

巧姐向李紈道：「大娘，你們都進來了，我平姨媽在那裡去了？」李紈笑道：「姑娘，你那個平姨媽當日不知怎麼跟著你媽媽學來，就學的一模一樣的毛鬼神似的，很怕家裡丟了什麼東西。太太們剛下了席，他就早溜到家裡去了。」尤氏笑道：

「未必是怕屋裡丟了東西，只怕是堤防他老子趁這個空兒，又弄了什麼鮑二家的來在屋裡喝酒，所以忙忙的捉去了。」巧姐笑道：「這是沒有的事，我父親陪著爺爺們在書房裡吃酒呢。」

我平姨媽只怕是到上房裡看我四姑娘去了。」正然說著，只見平兒笑嘻嘻的進來道：「姥姥又醉了，這是怎麼說呢，來一遭兒醉一遭兒的。才剛兒太太吩咐了，教把兩席都擺在外間，請姑娘們出去一塊兒吃飯罷。這裡讓姥姥和他孀娘躺一躺兒，留下幾碗爛些的菜，等姥姥睡醒了，晚上同月子裡的人一塊兒喝粥罷。外間已經擺停當了，二位大奶奶請出去罷，太太們都候著呢。我們姑娘也來罷。」巧姐笑道：「姨媽，我這會子也不餓了，等著晚上同他們喝點兒粥罷。我還要在這裡等二孀娘醒來給兄弟吃奶時，我還

要看他的小啞兒呢。」說的尤氏、李紈、平兒都笑了。遂各自到外間吃飯不提。

這裡巧姐到套間裡，教奶媽子將桂哥用小被兒裹了，抱在寶釵的面前，巧姐便推寶釵道：「二嬸娘醒一醒兒罷，兄弟餓的哭呢。」寶釵驚醒，翻身坐了起來，笑道：「姑娘，你怎麼不吃飯去？」巧姐道：「我這會子也不餓了，我才聽見兄弟哭呢，我教奶媽子抱了來，你給他吃一吃啞兒。」寶釵聽了，便將桂哥接來放在懷裡，解開衣鈕，輕輕的奶上奶，將衣衽一歛，把胸前蓋住。巧姐笑道：「我特意要看你的啞兒，你怎麼又蓋上了呢？」說著，便伸手將寶釵的胸襟兒揭過了。寶釵笑道：「這麼大的個姑娘，眼看出嫁的人了，還是這樣淘氣。」

巧姐笑道：「二嬸娘，你看我平姨媽他倒比你歲數大，他的啞兒怎麼倒比你的還小呢？也不像你這麼漲騰騰的呢？」寶釵聽了笑道：「去罷，女孩兒家管的閒事太寬了。」

正說時，只聽劉姥姥打了個哈息，一伸懶腰，放了個山響的大屁出來，把個巧姐只樂得哈哈大笑起來。寶釵笑的奶也驚了，把桂哥也噲的咳嗽起來，奶媽子、鶯兒也跑到套間裡笑去了。忽見劉姥姥一軋爬起來，趑趄的往外就跑。慌的寶釵忙叫：「鶯兒！快跟了姥姥去，看仔細跌倒了！」鶯兒在裡間正和奶媽子對笑，一聞呼喚，連忙走出來就往外趕。原來此時薛姨媽、邢夫人等已經吃完了飯，散坐吃茶。忽見劉姥姥齜牙咧嘴的跑了出來，鶯兒在後攙架著。平兒一見就知是他要找中廁，連忙也就跟了來。劉姥姥哼道：「姑娘，快把我的裙子替我解下來，我也彎不下腰了。」平兒伸手忙替他解了裙子，剛到太湖石背後，早已走不動了，便褪下小衣蹲了下去，鶯兒、平兒二人也無可奈何，又不敢鬆了手，怕他跌在屎窩裡，只得一隻手捏著鼻子，一隻手拉著他。少時解畢，二人這才將他慢慢的攙了回來。

此時已有掌燈時分，邢夫人、尤氏已經各自回家去了，寶琴、岫煙、湘雲、探春四人都回秋爽齋去了。這裡只剩下薛姨媽、王夫人、李紈、巧姐四人，都在寶釵裡間，看著安頓桂哥兒睡覺呢。一見劉姥姥來了，都站了起來。劉姥姥笑道：「二位姑太太別笑話，我教姑奶奶們鬧的又丟了底了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姥姥，這兩日把你也累著了，沒有什麼好吃的，多吃兩杯酒也是我們主人家的一點兒敬意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姑太太快別這樣說，我真可當不起了。」薛姨媽笑道：

「姥姥如今上年紀了，你看今兒我們的這幾位姑娘也沒一個兒善靜好纏的，姥姥如何攪得過他們呢！平姑娘，這會子讓姥姥喝點粥罷。」平兒聽了，忙吩咐丫頭們重新放上炕桌，端上幾碟精緻的小菜，並留下的兩碗蒸肘子、釀鴨子來。劉姥姥、寶釵、巧姐每人吃了兩碗糯米粥，隨便用了些小菜，即命撤去。

又坐著吃茶，說了會子閒話，薛姨媽便留劉姥姥在怡紅院同住，恐怕夜間睡不著好說說話兒。裡間仍是寶釵帶著鶯兒和奶媽子照料著桂哥兒。王夫人、李紈、巧姐、平兒遂也各自散去。

不說王夫人、李紈各自回家。且說平兒一手拉了巧姐，一手提著個手帕包兒，一同緩緩而行。巧姐問道：「姨媽，你那隻手裡拿的什麼東西？」平兒道：「是今兒盆裡的喜蛋，太太給了我五個。今兒如何還能吃這個東西呢，我所以包在手帕裡，帶回家去給你奶媽子吃去罷。」巧姐又道：「太太給你喜蛋，原是教你吃了也給我養個兄弟，又給我奶媽子吃什麼呢？」平兒笑道：「女孩兒家懂得的太多了。」巧姐笑道：「我今兒瞧見我二嬸娘養的那個小兄弟，我就怪愛的。我記得那一年，我媽媽小月了一個兄弟，要不然這如今也好大的了。」平兒聽了，心裡有些傷感，早把眼圈兒紅了。

剛到自己院內，早有豐兒、小紅迎了出來。平兒道：「你們這兩個東西，怎麼也不來一個人兒拿燈籠接一接我們，教我們黑影裡摸瞎兒回來了。幸虧是晴天，若是陰天路都看不見了，姑娘怎麼走呢？」小紅笑道：「姨奶奶你別生氣，我告訴你緣故。今兒太太知道咱們屋裡沒人，晌午差人賞了一大壺酒、四碗菜、兩盤餚餚、一鼓子大米飯，我們就放在姑娘屋裡。誰知道老奶奶子眼錯不見的把一大壺酒一個人兒都灌喪了，這會子醉的人事兒不省，叫著總不起來，兩三間屋子就剩下我們兩人，又怪害怕的，又找不著燈籠放在那裡了，心裡也急的什麼似的。」巧姐道：「這都是姨媽素日慈善太過了，一個一個的都慣的不成樣兒了。要是我媽媽活著，他們再不敢的。」說著，便自己到屋裡換衣裳去了。豐兒也就跟了進去。平兒問小紅道：「二爺怎麼還沒回來？」小紅道：「聽見外頭說，大老爺、二老爺早就散了，剩下一伙小爺們，又把姨太太家薛大爺也邀了來了，這會子只怕正喝到熱鬧中間了。」平兒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就和豐兒陪著姑娘玩一會兒去，他才吃了飯沒多大時候兒，睡下怕停了食。我這會子也不用你們作什麼了。茶兒水兒都預備著些兒，仔細二爺回來要用。你就去罷。」小紅答應著，各自去了。

平兒這裡放下手帕，洗了洗手，取出一支藏香，又取了些檀香點著，焚在爐內，恭恭敬敬磕了三個頭，起來又福了兩福，意秉虔誠，暗暗的禱告天地神明菩薩，並去世的老太太的靈魂，惟念賈璉年屆三旬，荒於酒色，妻妾相繼而亡，僅存一女，尚無子嗣。只求神明保佑，早賜繼續香煙是禱。祝贊已畢，這才換了衣裳，獨對銀燈，想起當日鳳姐在時那一番勢繁華的光景，如今雖說復了產業，所入不抵所出，那裡夠賈璉的浪費。

正在傷感，只聽院內走的靴子響，就知是賈璉回來了，平兒素知賈璉的脾氣，故意假裝睡。只見賈璉趑趄的走了進來，口中只嚷好熱，一面摘帽子、脫衣裳，道：「怎麼屋裡連一個人兒也沒有，這早晚還在那裡浪去了。」一回頭，見平兒在炕沿上盤膝打盹，忙在靴桶內取了紙，拈了個紙捻兒，悄悄來窺平兒的鼻孔。剛到跟前，平兒猛然一笑，倒把賈璉唬了一哆嗦，笑道：

「昨兒晚上又沒有累著你，今兒這早晚就困的這個樣兒了？」平兒笑道：「你悄悄聲兒的罷，那邊姑娘還沒有睡著呢，仔細聽見了是個什麼意思呢。」賈璉笑道：「哦，就說低聲些。你瞧這個薛大傻子傻不傻，因為我沒兒子，把他倒急壞了。才剛兒把他配的什麼種子丹，打發小廝取了一服來，立刻逼著我用黃酒吃了。他說這個藥萬靈萬應，百發百中的。」

管他娘的，我借著酒勁兒也就糊裡糊塗的兩口吃了，咱們今兒且試試，就知道藥靈不靈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你又胡鬧了，知道是什麼藥，吃得吃不得的就混吃起來了。況且養兒子一來要自己的修積，你只把你那個下作毛病兒改一改，也就有了兒子了。二來也要自己保養身子。你看你，當日和奶奶不是大天白日關上門，就是什麼改個新樣兒、舊樣兒的胡鬧起來，如何能夠養兒子呢？」賈璉聽了，嘻嘻的笑道：「這些事情你又怎麼都知道了呢？」平兒笑道：「噯，豈但知道，那一遭兒我又沒看見過呢？別說奶奶我們在一塊兒，就是尤二姨兒、秋桐你們的那些典故兒，你又當我不知道嗎？」賈璉笑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你竟是我的一個總掌櫃的了。好的很，妙極了，咱們一會兒睡下，你就把你奶奶、尤二姨兒、秋桐和你四個人的妙處，細細的評論評論我聽，我看你說的公道不公道。」平兒聽了，鼻子裡笑了一笑道：「也不用我評論，依我看來，我們四個人也沒一個兒中你的意的，那裡趕得上什麼多姑娘、鮑二家的好呢，又輕又浪又會教你喜歡。」賈璉道：「罷，這又該你揭挑得了。你也想想，當日有他們三個在的時候，你也就很受了委屈了。這如今你獨霸為王的也就快活極了，還揭挑這些澀包子爛粉湯做什麼呢？」平兒道：「我也不稀罕什麼獨霸為王，只求爺明兒立一點丈夫的志氣，諸凡事要點兒強，不要日後落到搭拉嘴子的分兒，那我就沾了爺的大恩了，也再沒有什麼別的癡心妄想了！」賈璉把手一拍，笑道：「罷了，不用說了，我也不喝茶了，睡覺罷。」說畢，便脫了靴襪，自己先睡下了。

這裡平兒慢慢的收拾了器皿，卸了殘妝，關上房門，獨自坐在檀香爐旁邊聞香兒。賈璉道：「你到底也睡呀！這會子三更天了，還點燈熬油的做什麼呢？」平兒笑道：「咱們可要預先講下，睡下你可要給我老老實實的，不許像那一回喝醉了勒掇奶奶的那個樣兒。」賈璉笑道：「哦，是了，寡人願安承教好不好呢？」說的平兒也笑了，只得吹燈就寢。一宿晚景不提。

再說賈環自從書房散席之後，也就喝的半酣了，他便悄悄的先到上房睡了。一頭打聽賈政、王夫人都睡下了，他便找著了彩雲，悄悄的拉到他屋裡關上房門，開了抽屜取出兩個喜蛋來遞與彩雲，笑道：「好姐姐，你瞧瞧，這是我太太早上要下的，我自己捨不得吃，特特的留下給你吃的。」彩雲接來看了一看，仍舊放在桌子上，鼻子裡笑了一笑道：「今兒家裡有喜事，我大酒大肉的吃喝了一天，這會子你教我冰涼的、震騰騰的吃起這個來了。你倒會疼我，多謝罷，收著你明兒早起吃罷。」賈環笑道：「好個蠢才，連吃喜蛋的道理也不明白。這是吃了要養兒子的，我這會子盼著有人也把我叫爹爹，我才舒服呢。」彩雲聽了，照臉啐了一口道：「糊塗東西，我問你，咱們兩人是在老爺、太太跟前過了明路的麼？我不過為的是當初和你好了一場，如今一旦斷絕了，我

心裡不忍。你也想想，咱們如今一年大似一年了，萬一弄出個孩子來，你可教我死啊還是教我活著呢？你這會子反倒教我吃起喜蛋來了。真真的你就和死鬼姨奶奶是一樣的糊塗！」賈環聽了發起急來，借著酒勁兒便嚷道：「你只管放心，我雖然不是太太養的，難道也不是老爺養的嗎？你算算寶玉屋裡多少丫頭，又娶了寶姑娘，他心裡還不足意。昨兒你沒聽太太說，他如今又到天上找林姑娘去了。他是十個月養的，難道我就不是十個月養的麼？老爺、太太也別太偏心了！又不給我屋裡放丫頭，又不張羅給我定親，難道教我打一輩子光棍不成！我想，我如今就和你好出孩子來，也沒有什麼砍頭的罪名兒。再要不張羅著給我定親，再不給我屋裡放人，我急了也不管他娘的三七二十一，什麼丫頭老婆我一概混來，那時我可看老爺、太太就把我殺了！」急的彩雲忙來握他的嘴，道：「小祖宗，你悄著些兒罷，這裡離老爺、太太只隔一堵板牆，仔細聽見了，你就要吃不了的兜著走呢！好祖宗咧，你只當是疼我罷了。」

賈環未及回答，只聽那邊周姨娘問道：「三哥兒你怎麼了？這邊老爺問呢。」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